

平原烈火

徐光耀



平原烈火

——



4634

822
2899

平 原 烈 火

徐 光 耀

作 家 出 版 社

九 四 年 北 京

封面設計：藍 · 紅

平 原 · 烈 火

書號1637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印

(成 都 益 道 街 3 號)

字數137,000 開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7 $\frac{1}{4}$ 插頁2

1963年6月北京第1版 196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000,001—100,000冊(重慶) 定價(3)0.58元

重慶印制第一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小說，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敌后根据地的对敌斗争。作品成功地刻划了共产党员游击队长周鉄汉的英雄形象；通过这一英雄人物，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敌人面前英勇不屈、坚决頑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質。

統一書號：13030.1687

定 價：0.50 元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冀中抗日根據地整個的翻了一個過兒。

岡村寧次坐上飛機，在天上指揮着五萬鬼子兵進行大「掃蕩」，殘酷的戰鬥，到處是一片紅火。日本鬼子的汽車把遍地黃金的麥子軋爛在地上，騎兵包圍了村莊，村莊燒起來，熊熊的火苗兒把黑煙捲上天去。步兵們端着刺刀，到處追着，趕着，把抗日羣衆從東村追到西村，又從西村追到東村。遍地是嘎嘎咕咕的槍響，遍地女人哭孩子叫，多少個英雄倒在血泊裏了，多少個戰士犧牲在槍彈下，多少個地方工作人員，投的投河，跳的跳井，有槍的把子彈打光了，剩下最後一顆打碎了自己的頭，多少個青壯年、村幹部，被裹着走了，送了煤窯，載出關外，運去日本三島！

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，有的突圍了，有的衝散了，有的戰至一人一槍爲國壯烈殉難了。剩下的淨是些便衣游擊隊，看來是不大頂用了。

也有個別無恥的傢伙，怕死鬼，向敵人屈膝了。也有個別意志脆弱、政治上不堅定的人逃跑了，逃到城市去，逃回家裏去。

雖然鬼子的死屍躺得遍地皆是，他們的血一點也沒有少流，但是他們還是嚷着『勝利』了，嚷着『八路被徹底肅清』了。

冀中——模範的抗日根據地變了質，它的元氣大大的受了損傷。千萬條汽車路連起來了，千萬里封鎖溝挖成了，崗樓兒就像雨後出土的青苗，不幾天便鑽了天，成了林！鬼子、『皇協』●遍地跑，到處發橫，愛殺就殺幾刀，愛打就打幾槍。抗日的政權都不見了，穿軍衣的八路軍一個也沒有了，婦救會、青抗先，還有哪個胆大敢提一提？各村都成立了『維持會』，都給敵人『掛上鉤』●了。看吧，滿眼淨是敵人的勢力，白日滿天都是膏藥旗，黑夜遍地都是崗樓燈。有幾個傢伙跑到大街上拄着腰吹起風來：『八路軍蛤蟆老鼠也想成什麼大器候？！』老百姓都搭拉着腦袋，眉上鎖起了兩個大疙瘩，上三十的漢子都留起了鬍子，剪了髮的姑娘又蓄上了辮子。菩薩廟裏的香火整天不斷，算命先生的生意驟然變得興隆。——時代好像幾天之間就倒退了三十年。

是一陣什麼風啊，把世界颳成了這個樣子？

但是，共產黨是殺不完的。只要有它一個火星，它終究會燒起騰天大火來。

● 當時游擊隊和老百姓都這樣叫偽軍。

● 當時根據地的村莊都不支應敵人，哪村開始支應敵人，建立偽政權，就叫給敵人『掛上鉤』了。

七月，日本鬼子把「掃蕩」重點轉到滄石路以南來了。深縣、東鹿、寧晉、晉縣各地的
大小據點都駐滿了鬼子，六分區的根據地被鐵桶似的包圍起來。

在一個雲霧遮天的早晨，寧晉縣大隊陷進了敵人的大包圍。駐地孟各莊四外都發現了敵人，槍聲首先從東邊響起，隨後北邊南邊都有子彈飛過；西邊，遠遠可以看見一溜人影正撲着槍聲迎過來。情勢是明明白白：頂住打，就要被消滅，除了突圍，再沒有別的道可走了。

一中隊長周鐵漢接受了大隊長的命令：趁敵人包圍圈還沒有合緊，堅決衝出去！周鐵漢是個二十五歲的結實小伙子，生得膀乍腰圓，紅通通的方臉，雖不是太高的個兒，給人一看，却覺得十分魁梧。他把盒子槍登開栓，壓够一條子彈，用大拇指扳住機頭，朝沿牆站立的戰士們一掄，亞賽敲着鋼板的聲音說道：「同志們！有沒有骨頭，是不是英雄，就看今個這一天了！是恥辱，是光榮，也就在這一回子！有種的跟我走哇！」半截黑塔似的丁虎子一步站了出來：「周隊長，我在頭裏！」他是個共產黨員，一向有「打仗

癩」的。周鐵漢用槍向西北一指說：「好，走啦！——二排●跟着！」

忽忽一股風響，隊伍一支箭似的入了村西道溝。一中隊後面是大隊部，担任掩護的是二中隊，人員足有一百三四。可是，除了忽忽的聲音及離得還很遠的槍聲以外，再聽不見一點響動。經受過幾十次戰鬥的周鐵漢，一聽這聲音，就覺得今天的鬥爭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想偷個空子玩個花招鑽出去，是萬萬沒有可能的。

幾天來的情況太緊張了，太急了。寧晉城不算以前增加的，只昨天一早，就由趙縣開來二十八輛汽車，車上沒有一個不是鬼子兵。牙口寨的鬼子也增到六七百。在東鹿、晉縣地裏，情況更發嚴重，新據點一天安了五六個，大隊的汽車和騎兵來來往往，十分頻繁。周鐵漢早已感到：惡戰總有一天要逼來頭上的。現在，依照眼前情況看，這一天是到來了。

正是爲此，周鐵漢此刻的心裏沒有慌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個狠心，他想：在這個時候，怕死就準死，把腦袋放在一邊去拚，合大家的勁一塊拚！拚得越頑強越勇敢，就越沒有危險！想到這，他不由得把隊伍前後看了兩眼：二班在最前面，丁虎子持大鼻

子捷克式領頭，後面一個一個緊緊跟隨，大部分是二年左右的老戰士，全是經過多次戰鬥的生龍活虎。在身後的一三班和二排，也個個頂個的結實雄壯，渾身勁氣，情況雖然緊急，却看不透有一個發昏。周鐵漢看到這裏，信心更強了，精神更高了。有這樣一羣鋼鐵打造的戰士，將近一半的共產黨員，有什麼衝不破的，有什麼可怕的。

大隊長的計劃，是甩掉後面——東面和南北兩面的敵人，順道溝悄悄的插往西北，爭取在西邊敵人還沒有發覺我們的隊伍以前，從敵人空子裏鑽出去。但是，一來敵人太多了，二來有五十公尺道溝沒有完全挖通，西面敵人看見了在這段路上飛跑的人，立時扇子面一樣散開來，左面的一股，就一直搶先向道溝截下來，企圖迎頭擋住去路。

周鐵漢看得清楚，想要跑在敵人前頭，不叫敵人截住，已經來不及了。便一面命令一排說，「堅決衝！敵人擋就打它，一定要過去！」一面閃在道旁，等大隊長趕上來。

大隊長錢萬里的矮個兒，一步一步穩穩的跑上來了。手裏拿着一塊粗布手巾，不時擦着光頭上的汗珠，盒子槍仍舊插在套子裏，還如平時那樣四平八穩，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樣。通訊員金山懷裏抱着「馬四環」緊跟着他。

● 七九步槍的一種，類捷克式，馬步兩用，有四個穿摺帶的環，故名。

「大隊長，敵人眼着把這溝卡住了，把整個隊伍拿上去衝吧！」周鐵漢好像擋着，抱東西，雙手向敵人方向作了個猛拋的姿勢，這樣問着大隊長。

「你的隊伍呢？前頭怎樣了？」錢萬里又開腿，穩穩站住說。

「一排全上去了，我讓他們堅決打過去。」

「很好。」

周鐵漢以爲得到了批准，一翻身，拔步要跑。錢萬里又叫住了他：

「等等。」錢萬里把手巾遮在眼上，向敵人方向仔細的觀望着，好半晌，把周鐵漢幾乎等得不耐煩了，才放下手來，輕輕的搖了搖頭說：「不行，我們衝不過去……」周鐵漢立即接過去說：「衝不過去也得衝呀！總不能停在這叫人家來消滅！」錢萬里深洞似的雙眼轉了個圈，用一個指頭點着周鐵漢的前胸說：「要這個樣子：你的一排繼續順道溝插下去，在那柳子行前面打個衝鋒，佔領那兩塊墳地，爭取把敵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溝上。然後，大隊直向西南，從敵人的空子裏鑽出去。」錢萬里把話頓住，察看着周鐵漢的顏色，見周鐵漢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，就接下去說：「這是個十分危險的任務，敵人知道了當以後，一定要想法先消滅你們。周隊長，你的任務就是：先去黏住敵人，掩護大隊主力突圍；然後不要叫敵人黏住，把隊伍帶下來。」

周鐵漢知道這副担子是有千斤重的。可是，任務來了，作爲一個共產黨員，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，有一萬斤就担一萬斤，沒有二話可說的。周鐵漢簡單的應聲「是！」轉身跑到前面去了。

這時，西面敌人已開了槍，子彈迎頭擦過。北東南三面的敵人，隨即椅子圈似的兜抄上來。二中隊後尾的槍聲，一陣緊似一陣，炒料豆一樣，一會兒就響亂了。

從前面傳來一片震耳的殺聲。錢萬里看見：周鐵漢躍出道溝，抓緊盒子的手擺着旗子一樣，連連向前揮着。戰士們從他面前衝上去，把柳子行附近的兩塊墳地佔領了。這一來，西面敌人的七成兵力被吸引在道溝上，他們拚命的要卡死這道口子。而在西南，却有一個空子給閃開了。錢大隊長見時機已到，雙手一擺，帶領其餘三個排，躍出道溝，一陣疾速的飛奔，從西南的口子裏突過去了。

二

果然，用衝鋒黏住敵人的一排，在撤退的時候，又被敵人黏住了。柳子行裏的鬼子見大隊主力大部鑽了出去，膏藥旗冲天晃了幾晃，五六十個鬼子哇的一聲衝上來，把一

排由兩個墳地壓在一個墳地，機槍、砲彈急風暴雨般直射過來。一排憑了三十支步槍，不要說招架，抬起頭來的空兒也沒有了。一班是被壓下來一次的，半個班遭了傷亡。眼下的危險，用戰士們最不祥的話說，就是：「撤不下來了！」

鬼子的第二個衝鋒隨時可以壓下來。周鐵漢在地上伏着，兩道掃帚眉擰成個「二」字，閃着火眼盤算：現在撤是不行的，一定叫敵人把隊伍追散，要撤，必須把第二次衝鋒打退，煞煞敵人的氣焰。於是，他告訴大家：把手榴彈全部放在手邊，擰開蓋，勾好線，聽命令就摔。他自己，把所有三個手榴彈都放在身下，三根絃一齊叨在嘴裏。說時，前面柳條子亂晃，成羣的黃呢子野獸又縱身起來，一排亮閃閃的刺刀反着光，鬼子的第二個衝鋒又壓下來了。看看只離着三四十公尺，周鐵漢就地一滾，一縱跳起來，用嘴把線一拽，右臂一掄，冒着白煙的手榴彈流星似的飛出去；「手榴彈，摔呀！」隨着周鐵漢的聲音，「黑烏鴉」成羣飛出，火星飛爆，濃煙騰空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天也遮暗了。上來的鬼子，前頭的七八個先先後後仰身栽下去，後面的調屁股竄回了柳子行。趁這時，一排的戰士們兜起旋風，一溜煙向南跑下去。

剛跑出七八十公尺，鬼子的機槍兜屁股狠命蓋來。一排眼前是一片開闊地，大地上只有早得捲了葉兒的青苗，不足一尺高低，沒有半點兒隱身的地方。二班長張子勤被遮

响的機槍打斷了腿，橫栽在地上。一個戰士上去攙他，剛一彎腰，也翻身仰倒了。丁虎子趕上去摘了那戰士的槍，挎在脖子上，伸手就拉張子勤，要往肩膀上攔。張子勤把他的手一擋，錯了錯牙，鎮定的說：『我不頂事了，你還是快照顧非黨同志去吧！』丁虎子道：『這可不能，誰也丟不得！』張子勤扭個身，緊招住鮮血浸透的大腿，咬住牙關說：『趕快走你的！我無論如何是脫不過今天了，照顧我只會白白連累你們。』丁虎子說：『我死不了，就不能把你丟給敵人！』說罷，從身後架起張子勤的雙臂，打算托起來抱着走。張子勤回頭一看，見鬼子們的小鋼盔一顛一顛已追上來，再幾步就趕到了。他把心一橫，上身猛力一搖，掙開丁虎子雙手，用命令的口氣叫道：『丁虎子！放了！』丁虎子突然嚇了一跳。張子勤隨手掏出一顆手榴彈，用嘴把蓋咬下去，絃迅速套在手指上，把身旁的槍一指道：『革命的武器，快拿去！再要動我，要看看手榴彈！』丁虎子噙着淚把那支三八式挾起來，一邊跑一邊回頭看。張子勤平靜如水，半動不動的坐在那裏，只把手榴彈藏進衣服裏去了。

遠遠瞧見，一個鬼子上去了，刺刀逼住張子勤的心口，張子勤沒有動。第二個，第三個又上去了，他們想架他走，可是，就在扶住他的胳膊的時候，從他懷裏猛升起一團黑煙，一頂鋼盔滴溜溜飛上了半空。煙落下去的時候，那一團四個人都躺着。

周鐵漢和丁虎子相對看了一眼。奇怪得很，周鐵漢鐵青的臉上，不知爲什麼笑了一下，他說：「虎子，看見了吧？要死，就這樣去死。」

三

明明是大隊抓住了一個村莊——北圈里，突然轟轟隆隆，燒了鞭炮市一樣，一陣槍聲響成一團。又見許多戰士混亂的奔出村來，慌張的往回跑着。

「中了埋伏嗎？」周鐵漢腿下加快脚步，急急朝領頭跑下來的那人迎上去，想問問到底怎麼回事。他越迎住那人跑，就越生起氣來。那傢伙左手拖着槍苗子在地上拉，右手只管一掀一掀摘掉身上的東西，米袋子、背包早扔光了，正往下摘手榴彈。

「你是哪的？混蛋！站住！」

那傢伙被陡然一嚇，昏昏的站住了，白蠟色的臉上，一對灰溜溜的眼睛，只管盯住周鐵漢看，兩腿索索的狠命篩着糠。許久，才囁囁的說：「二中隊的。」

「往哪跑？」

那傢伙指了一下村裏說：「村裏淨鬼子。」

「鬼子，爲什麼不打過去？」

「……」那傢伙張着嘴，喘着，不知說什麼好。

「轉回去！——臨陣脫逃，崩了你！」周鐵漢的臉上出現了一種少有的嚴峻，這嚴峻給他的話加重了分量，似乎每一個字都幾千斤重，令人不可抗拒。

那傢伙莫奈何的轉回身去。周鐵漢問清他叫尹增祿，又問清大隊在什麼地方，就直跟住他的脊梁，讓他帶道進村。

和尹增祿一塊的十幾個戰士，見這情形，早已停了腳，閃在路旁，沒有主張的眨着兩眼看。周鐵漢把頭向前一甩，一齊讓他們跟了走：「往後跑也是敵人，寧死在陣前，不死在陣後，小伙子們上前衝！」十幾個人中馬上有一個小伙子站出來，把拳頭一舉說：「二中隊的成一行走好，胆大的往前頭靠！人都是肉長的，人家全不怕，爲什麼咱怕？」周鐵漢心裏不由得叫聲：「好！」肚裏的氣馬上消了一半。他認得這個小伙子是二中隊的五班副，新近才入黨的，名字叫趙福來。便柔聲對他說：「福來，這十幾個人由你負責，跟在我們後邊，千萬不要再跑丟了。」趙福來停住腳，咋的打個「立正」，滿精神的答道：「是！」

尹增祿帶頭往前走，每走幾步就反回頭來偷眼看看，見周鐵漢氣汹汹兩隻虎眼瞪